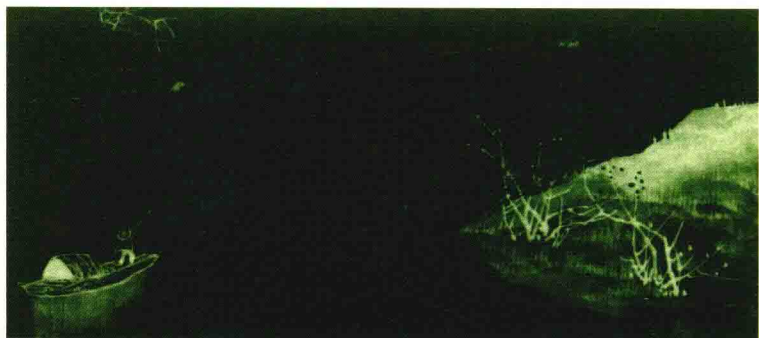


水边人的 哀乐故事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水边人的哀乐故事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642-2

I. ①水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2585 号

水边人的哀乐故事

SHUIBIANREN DE AILE GUSHI
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
字 数 19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42-2
定 价 32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1

我们鱼菱村跟豆棚村村头咬着村尾，两村首尾相连，只隔一条窄道。然而，两村都各自以老大自居，几百年来竟不能合二为一。两村的刘家，应该是一个祖先，偏都各自以正根自命，互不服气，寸步不让，只认同姓不认同宗，却又严禁通婚。

豆棚村老刘家，是豆棚村的首姓大户。村里，柳篱泥墙小院，圈着恰似蝓笼蜂窝的泥棚茅舍，一家挨一家；村外，坟圈子里的坟头，就像一屈屈大大小小的窝头，死了的比活着的还多。不过，他们早已分成老槐树下刘家、沙冈子刘家和河筒子刘家，不是一脉相承一条根了。

但是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三支都奉织席卖履的玄德公为祖先。不同的是老槐树下刘家配享的是阿斗之母糜夫人，沙冈子刘家配享的是甘夫人，河筒子刘家配享的是孙尚香，细心明眼的人一看便知，这三支还是有尊卑大小之分。

刘家三支，老槐树下刘家是正宗，没有招过倒插门女婿，也没有娶过带筷子的后婚女人。河筒子刘家是倒插门女婿的后裔，沙冈子刘家是

带犊子的子孙；过去，河筒子刘家在老槐树下刘家面前低一头，沙冈子刘家在老槐树下刘家面前更是矮三分。

奇怪的是，正宗本脉的老槐树下刘家，却没有沙冈子刘家和河筒子刘家人丁兴旺。自从三支各立祖坟以来，老槐树下刘家一直三灾六难，七死八活，辈辈缺苗断垄，几代竟是单传。

老槐树下刘家的老祖宗着了急，发了慌，留下了个千年不改万世不变的口谕。

这个正宗刘家一辈传一辈的老祖宗口谕，就是人财不能两得而宁舍钱财不舍人丁，哪一门哪一房都不许绝后；有一门一房断了香烟，就好比十指剃下一指。

然而，一代又一代，难保有哪一门哪一户的男子娶不上媳妇，或是娶上媳妇不生儿子，甚至一辈子开谎花而不结果儿，还是免不了出绝户。于是，刘家老祖宗又想出了一条万全之计，这便是嫁柳接桃和借窑烧砖。

眼下老槐树下刘家的高祖名叫黑锅，就是过继给他大伯的。他爹和大伯老哥俩，一个留家，一个出外；一个憨厚，一个彪悍。憨厚的爹留家给财主扛长工，彪悍的大伯出外在大运河上走船。行船水上漂，走船的人脚野；一个又一个码头拴不住行船，一个又一个女人也拢不住走船人的心。大伯挣了一辈子钱，这手来那手去，大把大把地撒在了花船水妓身上，却不想安个妻室。他爹像一头转磨的驴，一辈子没有走出豆棚方圆十里，却懂得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挣一个小钱儿也要串在肋骨上，攒够了数目赶快娶妻生子。大伯走船南下途中，路遇一伙水上强人，拦船打劫。两下刀对刀，枪对枪，船对船，大伯不知砍杀了多少

水贼，最后自己也身受十八处重伤，胸口窝儿又中了一支飞箭，船翻落水而亡。是几个多情重义的花船水妓给他收尸、买棺、装殓，雇一条打鱼小船，送他仰面还家。刘黑锅也是兄弟俩，他是头大的，刘家的老规矩是长子过继伯父，幼子过继叔父，他便给大伯披麻戴孝，顶丧驾灵，打幡摔盆，下葬入土。从这天起，在家谱上他就算在大伯名下，管亲爹叫二爸，跟一奶同胞的兄弟各抱一支。大伯生前没有婚娶，孤魂野鬼进不了祖坟，那几个花船水妓又摊钱请了个高手泥塑匠，比量着她们的眉眼、口齿、身段、神态，塑出了几个浓妆艳抹、粉白黛绿的小媳妇，栩栩如生一丝一毫不走样儿，连脸上的雀斑也不多一颗少一粒。她们不懂以姓氏笔画为序，抓阄儿排列大小，分出一妻四妾，占全了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个方位，给大伯陪葬。刘黑锅挨个儿给她们磕了头，管每一个叫了一声娘。刘黑锅走船当上船老大以后，三年的血汗钱分文不剩，给这五个人老珠黄的花船水妓赎了身，可算是感恩戴德有良心。

大伯这一支有他一脉相承，亲爹那一支却死了苗子断了根。刘黑锅的兄弟，八岁那年下河浮水，被水鬼拉了替身，扯进旋涡里便没出来，坑死了爹，哭死了娘，来到阳间串个门儿，把老槐树下刘家毁了一半，分明是前世的冤家。

刘黑锅长得像他爹，脾气却像他大伯，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大河上走船，不过比他大伯拢得住脚，只走上京下卫的二百八十里北运河，眼界也就比他大伯窄得多。他有一身力气，又有一身武艺，十八岁就当上了船老大。老槐树下刘家的男子，辈辈都力气大武艺高。他爹憨厚得烟不出火不进，胆小得树叶飘下来怕在脑瓜顶上凿个窟窿，八条汉子抬起的磨盘大夯落在他后腰上，也砸不出一个鳊屁股；可是逼急了他真动起

手，那位在南北大运河上叫得山响的哥哥，竟不敢递个一招两式，走上三四个回合，只有鞋底抹油溜之大吉，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的份儿。刘黑锅将亲爹和大伯合二为一，一半憨厚一半剽悍，水上走船也扛长工打短工。他没有大伯那么好色，也不像他爹一辈子死守自家一座娘娘庙，平生只嫖过两个女人。

话说刘黑锅在北运河上走船的那个年月，北运河比眼下大得多，宽得多，深得多，清得多，沿河地多，树多、花草也多，只是人口比眼下少得多。那时的北运河上到北京东便门，下通天津卫的大沽口，不但能走有几十个座位的大客船和运载上千石粮食的大货船，还能跑一溜烟的小火轮。最窄的河面，从这岸到那岸，也有二三里，客船、货船、打鱼船，花船、画舫、小划子，各走各的水道。翠堤的帮，白沙的底，水深几丈到十几丈，一眼能看透河床上的坑洼沟坎。从翠堤下仰起脸，只见河上的白帆挂着天上的流云，夜晚的桅灯像满天眨眼的星。爬上翠堤坐在土牛上，只见花船上的水妓下河洗身子，像一条条在水中游动的白鲢子鱼，接多少客都不长杨梅大疮。河水像撒了糖化了蜜，做出的豆腐又甜又软，白似鸡蛋清，拌上小葱最能下酒。沿河的杨、柳、榆、桑、杜梨树，高得扎破了天，双手过膝的大汉子，张开两条长臂也搂不过半边树身子。河里的大鲤鱼一跳能蹦出水面三尺高，毛脚螃蟹在浅滩上横行，留下的爪痕像牯牛犁过的垄沟，沙岸上趴满晒背的乌龟，像一溜溜一行行黑瓷金花的大海碗，大风大雨摇下树上的鸟蛋，像三伏天下雹子，正月十五煮元宵。

豆棚村三面沙冈一面临水，又有一道河堤像影壁，关门闭户自成天下。没有大码头，也没有小渡口，千帆万船从树前过，不是逆水而上，

便是顺流而下，都不在豆棚村外停泊靠岸。只有孝子刘黑锅，南下北上路过村外，每回都从大船上一个虎跳飞上河堤，到刘家老坟给他大伯和爹娘上供，大碗的酒，大块子肉，干鲜果品，金箔银锭，香烛纸马，一应俱全。下行的船走得快，他磕完了头，爬起身就急忙追船。上行的船走得慢，他就到相好的小红兜肚儿家睡一夜，鸡一叫跳下炕就走。

说他跟小红兜肚儿相好，倒不如说小红兜肚儿像一帖狗皮膏药粘在他身上，揭不下来撕不下去，又像一根鱼刺卡在了嗓子眼儿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。

2

小红兜肚儿的男人叫宋大吭哧，是邻村皇粮头麻大叫驴的一名小跑儿，专管在豆棚村收租。麻大叫驴是铁帽子王的家奴，祖上在老王爷帐下当过巴图鲁，出生入死救过驾，打完了仗老王爷赏了他个皇粮庄头，总管铁帽子王在运河滩上跑马占圈的旗地，而且也是世袭罔替。传到麻大叫驴这一辈儿，更是忠心保主，六十大寿那年，小铁帽子王给他讨了个六品顶戴，比七品县令都高一头。宋大吭哧是奴下奴，麻大叫驴吃肉他啃骨头，在豆棚村的佃户们身上荞麦皮里榨油，也盖上几间房，买下十多亩地，雇刘黑锅给他放牛。宋大吭哧名声恶臭，娶媳妇竟没有一个乡亲登门道喜。一顶小花轿把小红兜肚儿抬进门，摆了几桌酒席，吃客都是麻大叫驴那帮鹰犬爪牙、恶奴打手，只有刘黑锅一人奔前跑后，给他们上酒送菜。这些家伙从正午吃到天黑，醉得横七竖八，呜哇呕吐，满地打滚儿，像大热天茅坑里的蛆。宋大吭哧急得抓耳挠腮，给刘黑锅

递了个眼色，刘黑锅扛起一个酒囊饭袋，就像从汤锅里捞起一口死猪，直奔村外，扔下河堤。那年他才十二岁，力气却比二十岁还大。他扛走了最后一个醉鬼，宋大吭哧已经收拾完了残酒剩菜和桌椅板凳，扫净院子泼洒了清水，十字披红插花礼帽，垂手侍立在屋门外，并不入洞房。刘黑锅又累又饿又困，拿了两块饽饽一块坛子肉，钻进牛棚旁边的草栏子，没吃几口便呼呼大睡。

响过三更梆子，一阵马蹄声惊醒了刘黑锅，虽然睁不开眼睛，却听得出是麻大叫驴大驾光临，也听得见宋大吭哧的胁肩谄笑，轻声贱语：“开园的瓜请您老人家尝头一口，是奴才应尽的孝心。”麻大叫驴大笑连声：“大吭哧，好小子！那我就拼出老命，替你打头阵啦！”

“您老人家这是赏我们父一辈子一辈的脸面。”宋大吭哧嬉笑着躬身而退，吱扭一声反掩临街的柴门，把新婚的妻子交给麻大叫驴享用，哼着小曲儿到花船上寻欢作乐。

刘黑锅等宋大吭哧走后，正要放心入睡，洞房里小红兜肚儿一声尖叫，又把他吓了个半醒；揉揉眼睛，扯扯耳朵，从草栏子里探出了头。

“庄头……老爷……您不能……”小红兜肚儿被麻大叫驴扑到炕上，哆哆嗦嗦，哭哭啼啼，像黄鼠狼爪下的鸡雏儿。

“你死了的婆婆活着的娘，洞房花烛夜都是我尝鲜！”麻大叫驴黑着脸喝道，“几辈子的老规矩，你敢不依从？”

“我娘……跟我……说过……”小红兜肚儿在麻大叫驴身下挣扎，两手紧紧抓住裤腰。

“门里出身就更应该百依百顺！”麻大叫驴扯碎了小红兜肚儿的红袄。

“我是她生下的……”小红兜肚儿惊慌地护住胸脯，“生下的头一胎……”

麻大叫驴趁机扒下她的绿裤，狞笑道：“你娘叫你抢了个先，正是为了我早吃嫩果子。”

“哎哟！爹……”小红兜肚儿发出凄厉的哀鸣。

天亮之前，麻大叫驴尽兴而归，快马加鞭离去。

“救……人……救命呀！”从昏死中活转过来的小红兜肚儿，呻吟着连连呼救，气如游丝，声似秋虫。

半醒半睡的刘黑锅，迷迷糊糊爬出草栏子，站在窗根下问道：“嫂子，你是不是叫我把吭哧大哥找回来？”

“我剜瞎了眼……也不想见那个……软盖子的王八！”小红兜肚儿哑着嗓子啼哭，“黑锅兄弟，快把我背回娘家，我要死在我娘怀里。”

刘黑锅掂着脚尖走进洞房。

八仙桌上的红烛烧下了大半截，滴滴答答淌着烛泪，烧焦捻子的烛光昏沉幽暗，洞房像一座黑牢。炕上的小红兜肚儿一只眼睛肿得乌青，一只眼睛泪光闪闪，像个蓬头鬼。她穿起了扯碎的红袄和撕裂的绿裤，红袄碎片遮掩不住被抓出一道道血痕的胸脯和被嚼烂的两颗乳头，下身一大片湿漉漉的血渍，把绿裤污染得紫黑。

刘黑锅吓得腿软，磨磨蹭蹭走过去，小红兜肚儿像一只被恶狗咬伤的小猫，手脚打颤儿从炕上爬起来，双手搭在刘黑锅的肩上，喘了口气才搂住刘黑锅的脖子。刘黑锅背过两手，揽住她的后腰，却摸了两大把黏血，惊吓得冲出屋门，撞倒柴门一路飞跑起来。

小红兜肚儿的娘家，就在豆棚村西北角。她爹原来也是麻大叫驴

的收租腿子，所以花烛之夜她娘也被麻大叫驴破了身，而且包占到住对月。八个多月小红兜肚儿出生，她娘只说是怀胎七月早产。直到小红兜肚儿出嫁之前的晚上，她娘才向女儿吐露真情，为的是万一麻大叫驴又要小红兜肚儿的新婚之夜开苞，小红兜肚儿说出自己本是麻大叫驴的亲生子女，可免乱伦之灾。谁想麻大叫驴不等小红兜肚儿说个明白，便饿狗扑食搓弄了她。

小红兜肚儿的娘到麻大叫驴面前哭得眼里滴血，麻大叫驴虽不认这个账，却又给宋大吭哧下令，服侍小红兜肚儿要像奴才孝敬主子，只是不许小红兜肚儿招野男人。宋大吭哧双膝下跪，四起八拜，给小红兜肚儿磕了九九八十一个碰地响头，小红兜肚儿才答应叫刘黑锅背她回家。

她怀了孕，生下个白胖的小丫头儿，麻大叫驴传出一道密旨，宋大吭哧把这个小丫头儿掐死，刨丈二深坑掩埋。

小红兜肚儿疯了，一见宋大吭哧的面便破口大骂，摔盆砸碗，抄起菜刀就砍，抡起烧火棍就打。宋大吭哧不敢捅她一指头，只有躲到花船上过日子，把小红兜肚儿整个交给了刘黑锅。

刘黑锅人小脾气大，个头儿长一寸，脾气长二尺。小红兜肚儿犯起疯病骂他，他就左右开弓抽她的嘴巴，直抽得她闭嘴才住手；小红兜肚儿抡起烧火棍打他，他夺过烧火棍一折两断，打肿她的屁股；小红兜肚儿抄起菜刀砍他，他抢过了菜刀搁在她的脖颈上，吓得她尿湿了裤子。小红兜肚儿也真奇怪，被刘黑锅毒打一顿，便十天半个月不犯病，给刘黑锅烙饼抻面，包饺子蒸年糕，像个奴婢侍候少东家。刘黑锅身上的衣裳脚下的鞋，都是小红兜肚儿亲手缝制，她的手巧活细，刘黑锅穿戴得十分齐整。

小红兜肚儿的疯病一年比一年犯得少，却落下个难治的病根，天阴下雨刮小风，她便四肢冰凉像个僵尸，浑身寸寸骨节疼痛，哭叫声疼得人根根汗毛倒竖，只有刘黑锅钻进被窝给她暖身子，她才能慢慢有了活气。刘黑锅本来没有邪念，小红兜肚儿却生出了歹意：她要在这个半大小子身上采阳补阴，连哄带骗耍手腕儿，刘黑锅稀里糊涂落进了她的陷阱。

刘黑锅十六岁那年打摆子，三伏天身穿棉裤棉袄，躺在堤坡的阳光下，热沙子能打糊饼，他却冷得哆嗦一团。一条大船正从河上过，掌舵的船老大会相面，八丈之外就看出他被盘丝洞的女妖精吸干了精血。他恍然大悟，不辞而别逃活命，拜这位船老大为师，走船为生。

两年不照面，十八岁的刘黑锅长成了伸手捅破天、抬腿跺塌地的好汉子。天上下鸡蛋大雹子也不缩头的金钟罩脑壳，扯开衣襟迎得住刀子风的磨扇子胸脯，一副拉顶风纤的宽肩膀，绷紧纤绳一口气走百里路不歇脚的铁腿，挥舞大篙像拈灯草的千斤膂力，在大河上挣下一个雷响连天的名声，师父把船老大的腰牌传给了他。

大河上走船免不了冤打仇杀，更免不了水贼拦路劫船，当上船老大不连破一百零八阵站不住脚。刘黑锅从十八岁到二十岁，一年三百六十天脚踩阴阳界，不知挂了多少回花，捡了多少个死。每一回眼看就断气，都被抬回豆棚村小红兜肚儿的炕上；是小红兜肚儿烧香拜佛，求神问卜，讨来药到病除的偏方，使他逢凶化吉，起死回生。为了给他大补元气，小红兜肚儿从大腿根上割下一片嫩肉，煎了汤一口一口喂他。这一来，刘黑锅被小红兜肚儿的千丝万缕死绑起手脚活缠住身，想娶个清白人家的黄花闺女生儿子，没有一回不被小红兜肚儿搅散的。

所以，刘黑锅抱回龙蛋子，小红兜肚儿头一个咬定来路不明。

3

龙蛋子出生那一年的皇历上，画着九龙戏水，放牛的小牧童儿光着两脚不穿麻鞋，注定了这一年十有八九是个大涝。不等六月十三关老爷磨刀，更不等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泪洒人间，刚过了五月初五就像捅破了天，一百零八个透明窟窿漏水，瓢泼大雨一场接一场。刘黑锅已经打鱼为生，不走大船，却又远离豆棚村，不在家乡门口停船靠岸做生意。一条渔船萍踪浪迹，在北运河两岸那八卦图的水网中穿插梭行。几天大雨不能出船捕鱼，只得把渔船拴在岸边的老龙腰河柳上，渔船躲藏在大树浓荫下正可遮风蔽雨，躺在船舱里勒紧了裤带睡大觉。

他已经有一年多不到小红兜肚儿家去了。

过去，大船半路遇雨，中途抛锚，趴在船舱里喂大花脚蚊子，啃凉饽饽喝雨水，他忍不住就只有到小红兜肚儿家躲避一时；睡的是暖席热炕，吃的是可口饭菜，搂着小红兜肚儿鲤鱼翻身，只是有时滚到睡在炕脚的宋大吭哧身上，却像一只癞蛤蟆跳上了脚面，一阵恶心扫了兴。

龙蛋子满月那一天，大雨从天亮下到天黑，一阵比一阵紧，一阵比一阵急，越下越大没有个收场。大河涨得虽没有出槽，河面距离堤面也只差一韭菜叶高，堤下的一条条大道小路，淌着哗啦啦的雨水，水深过膝变成了河汉子。一道亮闪绕豆棚村三圈，一声炸雷像十八只重槌敲十八面响鼓。宋大吭哧和小红兜肚儿这几年又买了十多亩地，翻盖了五间新房，满砖的前脸儿，夹心的房山，已经是个小肉头户。闪电抓窗，

房顶响雷，吓得小红兜肚儿顾不得饿透了的宋大吭哧像口泔水缸，两手捂着耳朵扎进宋大吭哧的臭胳肢窝。宋大吭哧也并不比小红兜肚儿胆大，从身上搓下两颗泥丸堵住耳朵眼儿，脑瓜子上又套了个蛤蟆嘴的腌菜坛子。门外被冷雨浇得满身起火的刘黑锅，扯破了嗓子喊哑了喉咙，他们也听不见。

刘黑锅抬腿一脚踹倒了柴门，三步两步走到屋门外，又抬腿一脚踢开了门两扇，大喝一声：“点灯！我来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呀？”小红兜肚儿像个刺猬蜷缩一团。

“我是皇上二大爷！”刘黑锅骂道，“快他妈的滚起来接驾。”

“黑锅，是你！”小红兜肚儿一声惊喜欢叫，打个滚儿屈起了后肢，前肢打着了火镰，点起了黑小子油灯，“倦鸟儿归林，走狗回家，还是我这张小炕上的热土难离吧？”

一灯如豆，小红兜肚儿雪白胸脯上的红兜肚像一团火烧云，也照见浑身湿透的刘黑锅怀里抱着一件绿蓑衣，绿蓑衣上的雨滴像镶满的珠子。

“不为了我儿子讨口奶吃，我一辈子不想见你！”刘黑锅跳上了炕，揭开了绿蓑衣像平铺两张荷叶，滚出一个光溜溜赤条条的小小子儿，小小子儿从梦中惊醒，哇哇啼哭起来，刘黑锅一把撕下小红兜肚儿的红兜肚，粉红桑葚儿的奶头堵住了小小子儿的石榴嘴儿。

小红兜肚儿躺下身子给小小子儿喂奶，像放倒了一口醋缸冒酸气，咬牙切齿咒骂着问道：“这是哪个窑姐儿骚丫头下出来的杂种儿，满满当当的尿盆子扣在了你这个傻阿哥的头上？”

“闭上嚼蛆的嘴！”刘黑锅那蒲扇大的巴掌，捂住小红兜肚儿半张

脸，“金龙娘娘下龙蛋，我从大河里捞上的儿子是个龙种。”

头套着腌菜坛子的宋大吭哧，怪声笑道：“二位不必多犯口舌，只要我睁开火眼金睛一过目，是杂种还是龙种就断个八九不离十。”

小红兜肚儿满嘴唾沫星子啐道：“还是扒开坟头子大劈棺，跟你的死妈问个明白，你是谁的种儿吧！”一脚把宋大吭哧踹得骨碌碌滚到炕角落，腌菜坛子撞墙裂了个大缝。

“黑锅，我得给你……揭开她的皮，掰出她的瓢子……”宋大吭哧在裂了缝的腌菜坛子里，像一条冻狗哼唧，“她哪一回肚子鼓起来，我都能一眼看破是谁装的货。”

“嘻！黑锅听了你的蝼蛄叫，难道就不耕地啦？”小红兜肚儿伸出一只胳膊，把刘黑锅扳倒在她的枕头上，“你跟我一年多不照面，想断了我八条肠子，快说说金龙娘娘怎么给你送子，我就爱听你编的瞎话。”

刘黑锅却咬定货真价实没有半句谎。就在刚才的子时三刻，他的打鱼船拴在十八里外的一个河湾子里，水涨船高，风吹船晃，虽有老龙腰河柳像张开的伞，给这只打鱼船护顶，他紧裹着蓑衣嘴咬酒葫芦，喝得肚子里烧膛像开了锅，肉皮子仍然阵阵发紧起鸡皮疙瘩。冷雨浇头，凉风透骨，不如下河泡在水里暖身子。他甩开蓑衣爬出船舱，眼前忽然一片金光照亮了大河，抬头一看只见一条金龙张牙舞爪，翻滚咆哮像个分娩的女人；直到龙头挂在天上，龙尾扫到了河面，直上直下扑通一声。下出个大蛋溅起三丈浪花。这个龙蛋在河里滚上滚下，水波便忽高忽低，刘黑锅的打鱼船颠簸起伏像滚开的热锅煮饺子。胆大如斗的刘黑锅火冒三丈，头顶着雷电跳下河去，捞起这个像轧地面砘子一般大小的龙

蛋，抱上了船搬进舱。龙蛋仍然滚来滚去，打鱼船也像喝下两葫芦老酒的醉鬼，东倒西歪晃动不停；气得他满头乱溅火星子，抱起这个石砣子龙蛋叭喳摔在船板上，齐刷刷整齐齐裂开两瓣儿，白屋子红帐子，里边睡着个胖小子儿。

“黑锅，一年不见你练出了唱戏的腿，说书的嘴。”小红兜肚儿听得入迷，却又觉得不过瘾，“砍的敢比旋的圆，你编出的瞎话真像有那么回事儿。”

宋大吭哧从裂缝的腌菜坛子里钻出来，贼溜溜爬到小红兜肚儿身边，伸手摸了一把龙蛋子的小鸡儿，奸声鬼气地笑道：“铁根硬芽子，长大又是一杆丈八蛇矛。”

“脑瓜子扎到裤裆里，滚到一边闪开场子！”小红兜肚儿又手一推脚一蹬，宋大吭哧像风吹鸭蛋壳，一溜十三滚儿。“黑锅，龙蛋子吃饱喝足，我该给你这个饿死鬼喂几口残汤剩水了。”

刘黑锅却把小龙蛋子捧在两只大手里，盘膝坐在炕席上，像个大脚丫子的婆娘，摇头眯眼笑道：“当着我儿子的面，你别叫我当牲口吧！”

“我眼珠子瞪得枣儿似的盼了一年多，你就赏给我这么两句冷言冷语呀！”小红兜肚儿又气又恼又委屈，眼泪疙瘩像热锅炒豆儿，噼里吧啦溅了刘黑锅一脸。

“黑锅兄弟，别听这个小娘儿们花言巧语念迷魂咒儿！”宋大吭哧不甘寂寞，躲在炕角落煽阴风点鬼火，掩着嘴儿哧哧笑，“你一年多不拴船下马，上岸采花，她可是大五荤不离口，哪一天也不吃素。”

“都是你这个活王八安排香饵钓金鳌，拴得了圈套哄我钻！”小红

兜肚儿像一只疯猫，哭叫扑到墙角落，要把宋大吭哧撕个七零八碎，捣成肉泥烂酱。

刘黑锅一把抓住小红兜肚儿的满头青丝，好像翠屏山赚杀潘巧云的拼命三郎石秀，脸色铁青，口气寒冷，一字一苗地说：“我花钱雇你给我儿子当奶妈，你越贪荤腥奶水越多。”

“我一滴奶水一粒金，你浑身的筋骨皮肉能熬出几两银？”

“你趁火打劫，蛇蝎心肠，饿着了我的儿子，咱们两世为仇。”

“我给你儿子吃三年奶，你给我扛三年长工；十颗汗珠子换一滴奶水，我菩萨心肠儿便宜了你。”

刘黑锅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说：“三天之后我来上工。”

“那我也过三天才给龙蛋子喂奶！”小红兜肚儿一抹脸儿，脸上冻起了一层冰。

刘黑锅只得打躬作揖，低声下气，说：“内掌柜的，我这三天要驾着渔船串河网子，讨回大家欠我的债，还清我欠人家的债，才能一心无挂扑在你身上。”

宋大吭哧不等小红兜肚儿开口，急忙插嘴抢话，说：“这三天的奶水钱，另算一笔账。”

“我横切成片儿，竖砍成块儿，斧剁成段儿，头蹄下水都卖给你们啦！”刘黑锅强压住火气，恶狠狠地喊道。

“黑锅，你敬我一尺，我还你十丈！”小红兜肚儿冰化雪消，满面春风起来，“只要你一心无挂扑在我身上，龙蛋子只当是我十月怀胎下的崽儿。”

宋大吭哧没占着便宜反倒吃了亏，黄眼珠儿一转嬉笑道：“黑锅，